

W
WENCONG



渠江哑女

周
杰
著



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

渠江哑女

周杰

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

一九九三年六月

(川)新登字018号

渠江哑女

周杰 著

※

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成都九里堤)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南充日报印刷厂印装

※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6

字数: 90千字 印数: 1—3000

1993年6月第一版 1993年6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-81022-571-5/I·097

定价: 3.60元

“跨世纪人”文学丛书

主 编 何永康

未必是句号

——总序

“搞文学已多年，散见于报刊的作品有一大叠，该出本集子划个句号了。”

——文朋诗友见面闲侃，总免不了这样说。

说的次数多了，意向逐渐明确、具体，便一拍即合：干！

于是就干。

在文化人纷纷脱掉“长衫”，改弦更张，下“海”摸鱼捞虾的今天，我们干这件费力却并不为了讨好的事显然很不合适宜，但当我们把这套文学丛书呈现在读者面前时，我们居然被自己感动了。

顺着自己留下的脚印，我们一步步走回到狂恋文学、激扬文字的年代……

沧桑感、悲壮感和崇高感油然而生！

原来，尽管世风多变，我们对文学依旧痴心不改。

不可否认，这套丛书的作者在画了一个并不太圆的句号之后有的会与文学小别（仅仅是小别）；有的仍会抱着“君子固穷”的古训苦苦笔耕；有的会一只脚在

“岸”上，一只脚在“海”里，与文学若即若离，然而，一旦某一天，文学大旗重新强劲飞舞，他们又会整齐地集合在那神圣的大麾之下！

句号不一定是结束。当人们迈入新世纪的时候，在句号后面另起一行，将写下更新更美的文字，因为，我们都是跨世纪的人。那么，就把这套丛书取名为“跨世纪人”文学丛书吧。

感谢出版社的信任，因我长期作文学编辑的缘故，让我勉为其难地担当丛书主编；感谢朋友们的信任，让他们的大作云集于我凌乱的案头；感谢读者的信任，让这套丛书走入你们的精神世界。

朋友们，最后我要客观公正地说：这套丛书不会让你失望！

何永康

一九九三年四月于果城

流浪女千里寻踪

(引子)

清明节前的一个早晨，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在渠江北岸的乡村公路上奔驰。飞滚的车轮卷起一小股烟尘随风飘在绿油油的麦田里。含羞的春阳从薄薄的云层里探出通红的脸，将柔和的光线照射在大地上。大地万物复苏，青翠欲滴。

小轿车翻上一座山岗，驶进了场镇，在街口的大黄角树下嘎然而止。这时从车内走出一男一女。男的高个子，皮肤黝黑，长瘦的脸，右边脸颊上有一块修补的疤痕。他穿深兰色西装，戴一副近视眼镜，额头上已有几条中年人标志的皱纹。女的二十五六岁。瓜子脸，白皙丰润的肌肤，长长的眼睫毛下一双动人的丹凤眼，右边嘴角有颗黑黑的美人痣。她胭脂粉黛，装束时髦，头上耳环熠熠闪光，手上戒指玲珑剔透。穿戴举止无不显露出一时髦女郎气派。

二人手里拿着小小花圈，急步朝洒满露珠的乡间小道走去。三三两两进城务工的农民与他们侧身而过，回头去望望他们，议论了几句什么。

“哥，我们走到了。这两丛竹子旁就是哑女的家。”

“房子呢？”

“不知啥时候被撤了。”

“哑女的坟呢？”哥哥急切地问。

“就在下面坝子里。”

他们走下屋场，见到一座一米左右高的坟堆，没有标

志，没有墓碑。坟头长满青草，间杂几朵不知名的小花。

他们将花圈放在坟堆上。

“姐姐，你的妹妹冯芸回来了。”女子向坟深深地鞠躬。哥哥一言不发，绕着坟堆走了一周。

“哑姐遇难那天夜里，我在车站募了些钱，买了布和篾席，把尸首包裹好，十多个灾民为她送葬。我们把她埋在两棵铁树边，让这位善良的女子看着铁树开花。他们掩土，我坐在坟头哭，他们劝我离开，我不走，就在这坟头上哭了一夜。唉，转眼过去十年了。”冯芸说道。

“铁树呢，怎么不见了？”

“据说是你们县的人把它移栽到公园里去供游人观赏去了。白驹同志，我真想批评你几句，你当县委书记，怎么连这些事都不知呢？”冯芸笑道。

“我没听说过。”白驹说。

“铁树已开了几年花，你这芝麻官太官僚了。”

“铁树开花我知道，但没想到树从这里移栽的。”白驹有点动气了。

“哥，别生气，植树节快到了，我们买几棵树，铁树也可以，把它栽在哑女坟头，这不就是一种弥补吗？”冯芸走过去挽着白驹的手。

“好，明天我们就行动。”

“我还要送给哑女一件礼物。”冯芸站在哑女坟前，丹凤眼里闪动着泪花，颤声说道：“姐姐，你给我的爱，给我的情，我永世难忘。这次来，没什么送你的，请收下这颗兰宝石。”她弯下腰身，在坟头抱开一块泥土，从包里摸出一颗闪光发亮的宝石，埋在泥土里。随后，她挽着白驹的手

便离开坟地。

“芸妹，你刚才的宝石值多少钱？”白驹边走边问。

“大约一万至一万五千元。”她说。

“这么值钱的东西埋在地下，你不可惜吗？”

“我欠哑女的情太多，一颗宝石是补偿不了的。”冯芸说道：“再说，身外之物嘛，没啥可惜的。哥，你知道吗？我在深圳和香港挣钱挺容易，一场演出，就赚几千人民币。外加阔佬无偿赠与的东西就难以数计了。”

他们走到轿车边。这时，从乡村的各条小道上都有许多人走来。这些人背着行李包和被盖卷，结伙成群走向公路，招呼车子进城去。

“这是进城务工的农民。我在广州和深圳见到的这种‘盲流’更多。”冯芸对白驹说。

“我们会在南下的‘盲流’群中再找到哑女的踪迹吗？”白驹问。

“哑女早死了，怎么会找到呢？”

“象哑女这类上当受骗的不幸女子是能找到的。”

“受骗的还有我冯芸一类流浪女。不过，我虽然受骗，但现在还是混出点名堂来了。”

“你成了大名鼎鼎的歌星、舞星、明星，深圳的一大富婆。”

“你敢当面骂我富婆，要是在特区，我的保镖早和你算账了”。冯芸娇嗔地瞪了对方一眼，轻轻打了他一拳。

“可是这里不是特区，这是我管辖的范围。”

“话说回来，倘若我不去深圳，而在内地，在你的辖区内，充其量找一份只够糊口的工作。所以，我说受骗比受穷好。”冯芸说道。

“你觉得你生活得很幸福和荣耀吗？”

“没有这种感受。政治上的荣耀，物质上的富有，都是身外之物。其实，我同哑女一样，都是不幸的女子。不过我没有她那么多不幸。因为政治上的逆境，生活上的困境，比如迫害呀，饥荒呀，在我看来都是可以忍受的，而最不能忍受的是生理上的需要不能满足。”

“你指的什么？”

“在我看来，人生最大的不幸是爱情和婚姻上的不幸，是性饥渴。我被人爱过，我也大胆地爱过人，而哑女一次这样的机会都没有。一个女人无论再苦再穷，有人爱她，也是幸福的；而没有爱情的富贵是不幸的。所以世界上最不幸的女人应当是杨贵妃和潘金莲这类女人。”冯芸大声发表议论。

“我难以理解你。”

“也许吧，你们六十年代的青年不理解八十年代的青年，倒是正常的。如果你全理解了，那倒不可思议。”

“因为我们有不同的价值观念，对吗？”白驹的脸上显出几分严肃。

“也许是的。”

“今天不该和你一起来扫墓。”

“我认为你才应该和我一起来呢。倘若找你的同龄人一起，老是忆旧、怀古、伤感、落泪，抱头痛哭，沉浸在不尽的悲痛之中，那多么不幸啊！哥，过去的事就该划句号。人生不过是一个过程，包括不断失去自己亲人和可爱事物的漫长过程。我们用旁观者的眼光看待过去的一切，我们对过去自然会无动无衷，处之泰然了。”

车内的“大哥大”在呼叫。他们二人登车踏上归程。

流浪女千里寻踪

(引子)

目 次

流浪女千里寻踪 (引子)	(1)
第一章 凡尘人世	(1)
第二章 莺歌燕舞	(21)
第三章 仇冤相报	(42)
第四章 缄口之谜	(64)
第五章 冤家路窄	(79)
第六章 远走高飞	(114)
第七章 叶落归根	(133)
尾 声	(145)
后 记	(147)

第一章 凡尘人世

1

清晨，哑女第一桩家务是挑水。入春以来，天天毒花花的太阳，土地坼裂，禾苗枯萎，小溪断流，远近数十个村子全往大河去挑水，有的往返十余里，太阳出山去挑，三担水，便到中午。

哑女悄悄起床，怕惊醒了昨夜通宵呻吟的妈妈，她脸不洗、头不梳，只将额前的刘海顺了顺，挑上水桶往河边走。

屋场外有两棵铁树和四棵芭蕉树，铁树是爸爸生前最喜爱的一种树，哑女每次出门总得去看看。这干旱年月，她挑来的第一担渠河水总是先浇灌铁树。如今铁树碗口粗细，笔直的干，棕色的皮，聚生在茎的顶端的、披针形的羽状叶片象箭似的直刺天空。据妈妈讲，这铁树已有上百年历史，六十年前开过一次花，以后一直未开。

东方吐露曙色，华俑山象一匹怪兽披着金纱在茫茫的熹微中岿然屹立，广袤无垠的苍穹抹上橙黄的霞光。

下了地坪，她沿着一条通往河滩的石沙路走去。这里离渠河两里多路。干裂而松散的土地扬起一股小小烟尘，扑打在她的青布鞋面上。田地里麦苗枯黄，润湿处偶尔有些麦穗，胡豆干枯了，间或结些豆荚，大都不胫而走，叶片也剩

稀疏几张。——大致是被人摘去下锅充饥了。远处，几朵野花，颜色不甚鲜艳，几只野蜂在田地里飞窜，时儿停在胡豆杆上，时儿落在野草地里。田埂上的一排榆树和桑树，皮儿被剥光，太阳一出叶儿便成卷筒似的。

哑女走过一条干涸的小溪到了一片坟地。她的爸爸葬在这里。爸爸的坟头朝渠河，坟前的七棵柏树如今只剩三棵。哑女每天路过坟地总要去看看，一是怀念，二是看有没人盗墓。近期来，灾情日炽一日，盗取棺木以及“剥鬼皮”之类的事时常发生，尤其新坟，家属常常守护很长时间。

几只乌鸦在坟地啄食，见了来人，惊飞到附近一棵油桐树上大声呼叫。

哑女见爸爸坟头后面的荒地上有座新坟。她记得，这是前天下午，村里刚开完“赛诗会”〔注〕，有个老头的尸便晒在太阳底下了。

过了坟地，到了河滩。低洼的沙滩上有一片菜地，给人一点绿意，仿佛沙漠上的一小块绿洲；地边一架“担担床”，里面有个老头日夜守护。这时老头在骂：“我造他妈哟，偷老子南瓜花哟！”

渠河失去了滔滔势貌，裸露在宽阔的河床上的鹅卵石象摆着许多骷髅；满河滩旱死的鱼虾鳖蟹之类的水生物，散发出阵阵腐臭刺鼻的腥气。河岸石崖上那尊千年佛座脱离水面，孤零零地耸立在荒滩上，佛座下边，人们烧钱化纸的灰烬随风飘飞。过河船和打渔船摆在河滩上，船板大多被拆走了，剩下水泥板和锈铁丝，远远看去，犹如吃剩的一堆鱼

〔注〕“赛诗会”，七六年学天津小靳庄，制造“莺歌燕舞”的升平景象，各地开展的诗歌朗诵和文娱活动。

骨。渠河水日渐消退，人畜全靠河心混浊而细小的流水维持性命，从早到晚取水的人群络绎不绝，将河滩踩出了一条条小路。

在印满足迹的沙滩上，船夫三五成行排列，光着臂膀，躬着腰，拉着长长的纤绳，吃力地行走着。他们用沉闷的嗓音吆喝着渠江号子：

太阳出来亮晶晶，
连手推船下重庆，
老天老天心太狠，
早死哈蟆饿死人。

河滩踩出一条小路直通火车站。人们走过河上的桥，——这桥用两块木板架在两条过河船上，船上的木板拆了许多，因而桥走起来晃晃荡荡。无票乘车的灾民结伙成队沿着这条小路爬上石崖，登上车站月台，不再通过前面的检票口便可爬乘火车。前日，为赶乘清晨的列车，人们争先恐后往桥上挤，一个妇女失足落水，连同背的奶孩一齐丧命。

哑女舀满一担水，望望山坳间刚刚冒出的太阳，红红的，圆圆的，象一只光闪闪冒着热气的大烧饼。

“能够充饥多好！”哑女想道。

那红彤彤的太阳岂能充饥！当它一出山，把宇宙间的空气烘烤得发烫，万物仿佛生活在一口硕大无比的蒸锅内，温暖得令人窒息；而它却丝毫不吝嗇自己的光和热，巴不得将地上的生命都烘干、熔化。

“我们的生活充满灿烂的阳光和热腾腾的空气，但缺少水份。”哑女挑着水艰难地爬上河坎，一边喘气一边想道。

她已经汗流浹背了。

兰蒂老师一夜没有合眼。

昨天中午榆树皮和观音土做成的粑粑，在她胃肠道里象石头一样梗塞着。肚子又胀又痛，想解大便，几次坐上便桶拉不出。呻吟一整夜难入睡，黎明时分，疼痛减轻了，她迷迷糊糊睡下。直到通红的太阳从破门缝将它一束束光芒无私地投射进来，她还未醒。

整个屋子随着阳光的照射，光亮起来。繁忙了一整夜的老鼠渐渐溜回洞里。然而随着阳光给屋子带来的温暖，苍蝇活跃了：它们从布满烟尘的房草上，从灶头的锅盆里，从屋角的便桶上飞窜起来，无目的地在屋子里时飞时停，忙碌不暇。

兰老师那张卧榻是用土坯和门板搭成的。一道道刀刃般细碎的阳光照在那缀满补丁的印花被面上，留下斑驳的光圈，光圈里间或几只苍蝇，随着光的移动翻飞着，仿佛欢快地跳舞。几只苍蝇停落在兰老师那斑白的头发上和腊黄的脸上。这张脸孔象刚剥出的一颗核桃米一样呆板，两颊和眼睛凹得吓人，额上的皱纹象刀划过一样深。她一旦开口讲话，那长而尖的下巴仿佛要掉下来；但一闭口，又令人感到全人类的善良和悲怨都集中在这张脸孔上了。

兰老师的手压住胸口，张大嘴巴，额头上浸着汗水，头发湿漉漉的，腊黄干瘦的脸孔表情紧张、痛楚。——这真象一具凶死的尸首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昏睡跟恶梦混在一起。进入梦乡的人的支离破碎的思想

在她身上飘荡。当梦境笼罩人的心灵时，许多神秘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就跟我们生活混为一体了。当一束阳光射到她那半开半合的眼帘时，她突然全身抽搐，嘴里发出可怕的呼喊声：“呵，贼！有贼！呵，贼，贼！”

她的脚猛蹬被子。她醒了。接着便呻吟，不停地咳嗽。几乎同时，门开了。兰蒂的女儿白小亚挑着水桶走进屋来。

女儿是哑巴。人常说“又哑又聋”，而这哑巴只哑不聋，属“后天型”，头脑和耳目与正常人一样，而且心更灵，手更巧，知书识理。

哑女白小亚二十三、四岁，高挑个儿，大眼睛，睫毛很黑很长，黄瘦的脸，穿一身破旧的兰制服，补丁叠补丁。

哑女刚到门口，听到妈妈“有贼”的惊呼，急忙推开门，放下水桶，奔到卧榻前，把妈妈推醒，盖上被子。

妈妈在卧榻上侧了一下身子，抬起那颗鬓发斑驳的头，睁开那双红肿的眼。太阳光射来，她急忙闭上眼睛，避开那光，打量站在身边的女儿。——这眼光虽然黯然无色，但却立刻在活人中建立了活的关系。她呆涩地望了好一阵，才开口说道：“我梦见一个贼，从房子上跳下来，我正要看他，他用电光烧我。”她一边说一边将女儿的手拉到自己胸口。

“我胸口还在跳，跳得凶。”

女儿的手触到妈妈那干瘪的、汗津津的心口，心里一阵酸痛。她忙缩回手，坐在妈的脚边，用手掩住脸，止住将要滴出的泪水。

一会，哑女指指屋角的便桶，向妈示意。

妈妈摇摇头，呻吟着。哑女侧过脸去，咬住下唇，泪水

滴落下来。她迅速立起身，走到屋门口掩面哭泣。她回想起前天的后半夜，她和二婶约好摸黑起来去观音岩挖白泥。走拢时，见许多人排队挖。直到天亮她才挤拢岩下。只见那一座泥山已挖成一座座矿井，矿井里黑黢黢的，她与二婶摸索着挤进洞去，费了好大力气，挖了满满一背篋。她与二婶刚出洞，只听得背后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泥石溅得她一身，她被震倒在地。灾民惊叫着，哭喊着从她身边奔跑过去。她爬起来一看，不见了二婶，她四处寻找，没找到。她背起弄脏的“观音土”，往家走去。第二天，她才听人讲，昨天，“观音土”洞塌方，活埋了三个灾民。

3

哑女家离火车站五里远。过去，她家一排五间大瓦房。大门朝西，屋前一条小溪。如今溪水干涸断流，溪边几株不太高的榆树和桑树，是前年才栽的。房后一大片林子，食堂化那年砍伐一空，开成土地，眼下又丢荒了。荒地上剩些竹丛，成材的被砍光，只剩幼竹和断节的。

哑女住靠南的两间房，靠北的三间是二叔家住。这房屋每间都在后面接出一步水，用石条子垒成灶房和猪舍。前年饥荒，二叔将房檩子和两根檐柱锯掉换了粮吃，内屋的门板也拆下卖了，用竹子编成篾笆门。房屋的基脚石由于五九年大跃进积肥，挖社员家的屋泥，挖一米深，基石动摇了，房子向南偏斜。两家合伙用三根榆树杆支撑，仍不顶用。六〇年食堂化那年，哑女父亲死了。妈妈毫无怨尤地，坚强地支撑起这个家，她象一切勤俭持家的家庭妇女一样，用羸弱的身子，用默默无言的奉献，用她的全部天才和智慧，操碎了